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列傳第二十八下

通志百十五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詔袁術將
 戚寄秦翊使率眾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辟為司徒掾
 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
 梅乾雷緒陳蘭等聚眾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
 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
 史馥暨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於紹等
 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
 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

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塢以溉稻田官民有畜
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
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圍
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葭覆之夜
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
追思之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
利至今爲用馥子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
詔曰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興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
轉在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

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
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
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苫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
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摘
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奉王命百里垂拱仰辦
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爲政類如此初雖
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爲大司
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
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

大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
高門子弟耻非其倫故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
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
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
皆入太學明制絀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脩者則進之
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
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
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
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爲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

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脩廣矣渠陵
大竭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薨
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謚曰景侯子熙嗣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也祖父雋潁川太守父防京

兆尹防有子八人朗最長次懿懿即晉宣王也朗九歲人有道

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

二試經爲童子郎時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

劾問朗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之

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者異之後關東兵

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温朗謂
邵曰唇齒之喻豈惟虞虢温與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
居此是為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
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
也竊為郡內憂之邵不從邊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為寇
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因留洛陽朗父防為治書
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或有
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
幾大相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

羣穢廣舉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
功業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
捐棄居產流亡竄匿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
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加三思即榮
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
朗知卓心亡恐見留即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
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為天下所讎此忠臣義士
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成臯北界大
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於此此乃四分

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
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姻為監營謁者統兵
馬足以為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
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
諸郡起兵衆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
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布
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溫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
宗族教訓諸弟不為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為司
空掾屬除成臯令以病去官復為堂陽長其治務寬惠

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
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
遷元城令入為丞相主簿朗以為天下土崩之勢由秦
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
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
為長又以為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
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
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
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麗

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覲等盛得名
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覲等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
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朗以爲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
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
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
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歛以時服州人追思之明帝
即位封朗子遺昌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孚又以子望繼
朗後遺薨望子洪嗣初朗所與俱徙趙咨官至太常爲
世好士

梁習字子虞陳郡拓人也爲郡綱紀太祖爲司空辟召
爲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績還爲西曹
令史遷爲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
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
部落兵家擁衆作爲寇害更相扇動往往碁時習到官
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
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爲
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
不從命者輿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

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
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語在常林
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真長老稱詠以為自
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
拜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又使於上
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
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
無虞習之績也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為刺史進封申
門亭侯邑百戶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

丞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
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為西
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召主者
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
自陳已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
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後同時擢為刺史思領豫州思
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世單家富為人容儀少
小工書疏為郡門下小吏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

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
焉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爲司空辟未至舉茂才
除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時袁尚拒太祖於黎陽遣所
置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
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旣說將軍
馬騰等旣爲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
與鍾繇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
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晟衆萬餘人無所屬寇崤澠間
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旣爲議郎

參繇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
斬琰固首幹奔荊州封旣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荊州而
騰等分據關中太祖復遣旣喻騰等令釋部曲東還騰
已許之而更猶豫旣恐爲變乃移諸縣促儲侍二千石
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爲衛尉子超爲將軍統
其衆後超反旣從太祖破超於華陰西定關右以旣爲
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建旣爲尚
書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旣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畫
行矣從征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氐收其麥以給軍食

魯降既說太祖拔漢中民以實長安及三輔其後與曹
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夏侯淵宋建別攻臨洮狄道平
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
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爲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
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
逼關中以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
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
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
天水界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

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
太祖爲質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心
逆計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闕之
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
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
屬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爲刺
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逐故太守
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爲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
有功既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健奴妾治元多等

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旣莫能治涼州乃召鄒岐以
旣代之詔曰昔賈復請擊郾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郾
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其時以便宜從事勿復先
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旣至金城欲渡
河諸將皆以爲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旣曰道雖險非并
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
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於鷓陰口旣揚聲軍從鷓
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旣已據
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旣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

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旣曰今軍無
糧當因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
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
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
將士皆恐旣夜藏精卒三千人爲伏使參軍成公英督
千餘騎挑戰勅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
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帝甚悅詔嘉其功徙
封西鄉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蘇衡反與羌豪
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旣與夏侯儒擊破之衡

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鄣塞置烽候
邸閣以備胡西羌恐率衆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麴光
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旣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
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
使皆相持著此爲虎附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爲援今先
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
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爲光等所誑誤
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
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旣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

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濟燉煌
張恭周生烈等終皆有名位黃初四年薨詔愍傷之賜
其小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即位追謚曰肅侯子緝嗣
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爲皇后徵拜光
祿大夫位特進封妻向爲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
同謀誅語在夏侯玄傳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爲涿郡太守卒恢年十
五送喪還歸鄉里家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爲一
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爲廩丘

長鄆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充見稱入爲丞相主簿出
爲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以爲不如此
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當得蔣濟爲
治中邪時濟見爲丹揚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
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諮議建安二十
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恢謂兗州刺史裴
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
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爲患於
是有樊城之事詔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之

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會
者不欲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
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
其言置輜重更爲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
如恢所策文帝踐阼以恢爲侍中出爲魏郡太守數年
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詔
愍悼之賜卹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卒後汝南
孟建爲涼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

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帥口授兵法數萬言初為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達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達絳人既潰援聞達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達不動左右共引達使叩頭達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欲斬之絳吏民間將殺達皆棄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之多為請遂得免初達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既并絳衆將進兵達

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奧援由是留日郡從達言故得無敗後舉茂才除澠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以應之達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與琰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達從琰求兵脩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達得盡誅之遂脩城拒琰琰敗達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為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達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達吾何憂其後發兵達

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逵怒
收之數以罪搥折脚坐免然太祖心善逵以爲丞相主
簿始逵爲諸生略通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
爲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遍太祖征劉備先遣逵至
斜谷視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
竟重者一人餘皆放遣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
尚並掌軍計及太祖崩喪還洛陽逵典喪事時鄢陵侯彰
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
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

宮還鄴及文帝即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都下多不法
乃以逵爲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大軍出征復爲丞相
主簿祭酒逵嘗坐人爲罪王曰叔向猶十世宥之况逵
功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逵斬之乃整
至譙以逵爲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
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
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
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
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月

乃還逵考竟其二千石已下阿縱不如法者舉奏免之
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爵關內
侯州南與吳接逵明斥候繕甲兵爲戰守之備賊不敢
犯外脩軍旅內治民事遏鄆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
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
黃初中與諸將並征吳破呂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
加建威將軍明帝即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時孫
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爲寇輒西
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沛是時州軍在項

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
兵相救故常少敗逵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
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屯潦口陳攻
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太和二年帝使
逵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
東關曹休從皖司馬懿從江陵逵至五將山休更表賊
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懿駐軍逵東與休合進逵度
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
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

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
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
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所謂先人以奪
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
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逵軍遂退逵據
夾石以軍糧給休軍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黃初中
文帝欲假逵節休曰逵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為督帝
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逵則休幾為虜矣會逵病篤謂左
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
有所備作薨謚曰肅侯子充嗣豫州刺史尺追思之為刻
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逵祠詔曰昨過項見賈
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
長逵存有忠勳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
天下以勸將來充咸熙中為中護軍入晉為元功之臣
晉史有傳

李孚字子憲鉅鹿人也興平中本郡民人饑困孚為諸
生當種薤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
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為吏建安中袁尚領冀州以孚為

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鬪尚出軍詣平原留別駕審配
守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還欲救鄴行未到尚
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與孚議所遣孚答
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
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將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覺
以爲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溫信者三人
不語所之皆勅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
尚來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斫問事杖三十
枚繫着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是時方
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一中
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
步可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歷太祖營前徑南過
從南圍角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
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
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
得入也方且復得出孚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
可復冒謂已使命當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
少無用老弱爲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

復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
人持火孚乃無何將本所從人作降人服隨輩夜出時
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曜但共觀火不復視圍
孚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其明太祖聞孚已得
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孚北見尚尚甚歡喜會尚不
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袁譚又追擊尚尚走孚與尚相
失遂詣譚復為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攻譚譚戰死
孚還城城中雖必降尚擾亂未安孚權宜欲得見太祖
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祖見之

孚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疆弱相陵心皆
不定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太祖謂
孚曰卿便還宣之孚跪請教太祖曰便以卿意宣也孚
還入城宣教使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
命太祖以孚為良足用也會為人所間裁署冗散出守
解長名為嚴能稍遷至司隸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
精斷無衰而術略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孚本姓馮
後改為李

揚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為公府令史以牒

除爲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饑窮沛課民畜乾菹收登豆
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
祖爲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
沛謁見乃皆進乾菹太祖大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爲長
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撻折其
脚遂殺之由比太祖以爲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
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鬪髡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
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
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爲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

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科法太祖曰善顧謂
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旣欲以
勵之且以報乾菹也沛辭去未到而軍中豪右曹洪劉
勲等畏沛各遣家馳騎告子弟使各自檢勅沛爲令數
年以公能轉爲護羌都尉建安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
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
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
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
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捽其頭與杖欲

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
死爲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平代張旣爲京兆尹
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冗散
里巷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
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
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
其妻子凍餓沛病亡鄉人親友及故吏爲殯葬也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
令揚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重卓首亂天下莫一

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
能倡之必有和者原曰爲之柰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
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總而用之無
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爲主簿峻乃爲原表行尹事使
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衆不知所
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別收宗族
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爲騎都
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
是時歲飢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太

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
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
千乘為一部十道方行為復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
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為
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
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饑荒之際收卹朋友孤遺中
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
久之子先嗣先薨無子國除文帝追錄功臣謚峻曰
侯復以峻中子覽為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
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為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所在有
威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為軍導魯破則
綏安下辯諸氏通河西道徙為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
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
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間流民皆
歸得數千家乃明為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
賞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
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請服太祖崩西平麴演叛

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護
羌校尉賜爵關內侯後演復結旁郡爲亂張掖張進執
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
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
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掠羌胡以從進等郡
人咸以爲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
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
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背從未必同心因釁
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衆之
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
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
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
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
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爲變則誘與相見因斬之出以徇
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
黨衆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
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僚昭嘗枕
則膝則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

臨苗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為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待中傳巽指反苦洽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乎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來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矢鹿帝大怒豫胡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聖亮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謚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為尚書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陽徙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畿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為郡功曹守鄭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竒其年少而有大意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

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太祖太祖以畿
爲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太祖旣
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
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
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爲亂張晟寇穀澠間
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爲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
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蕭何寇恂以鎮
之或曰杜畿其人也於是追拜畿爲河東太守固等使
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
至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爲
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爲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
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
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
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
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
矣遂詭道從邸津度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
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
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

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遂爲貲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畿又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陰爲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

東垣高幹入獲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宗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柰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

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勉慰之漸課民畜牝牛草
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於是
畿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乃令冬月脩戎講武又開學
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至今河東特多儒者畿之
由也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
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
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
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
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相率勉曰人生
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
時平虜將軍劉勳為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
棗畿拒以他故勳後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
不媚竈者也魏國既建以畿為尚書事平更有令曰蕭
何昔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功其間將授卿以納言
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
煩卿卧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王
位賜爵關內侯徵為尚書及踐阼進封豐樂亭侯邑百
戶守司隸校尉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

帝幸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為之流涕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穆勸百穀而山死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諡曰戴侯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更為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時年六十二子恕嗣恕字務伯太和中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事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接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

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為古之刺史表一宣六條以清靜為名故威風夙著今可勿令領兵以重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恕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縉紳之儒橫加榮慕搯腕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脩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

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
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
難繞天畧帀以所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爲艱
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
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
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
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充豫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
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守將以盡治理之務
上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

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
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重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
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尚復易得中朝苟
乏人兼才者勢不得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
爲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
理故囹圄空虛陛下踐阼天下獄斷百數十人歲歲增
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恭政
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
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覓於疆場飛芻輓

粟千里不及寃此之術豈在彊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
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
大患今充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
願四州之牧守獨脩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
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
所察凡言此者類皆䟽賤䟽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
策必出於親貴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
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爲
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仔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

䟽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
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
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
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
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
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
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
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
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

默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繫行遜
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
之責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
雖仲尼爲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
學者師商韓而尚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
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樂
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
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瑋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
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

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
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
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
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
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
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
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口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與
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
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

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其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偏照故君爲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東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

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動京師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雋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

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皆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向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䟽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已言賢

愚明皆當爲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知以爲不知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

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窅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夫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

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
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
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
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
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
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
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
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減而養若
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

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
以違衆迂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
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
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
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
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
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
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
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迂者也

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祐之少委任焉如
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
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
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恕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
也出為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以疾去官起家為河東
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存大體而
已其樹惠愛益得百姓之歡心不及其父畿頃之拜御
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知故屢在外任復出
為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比

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
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
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為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兒不
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
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
為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恕倜儻任意而不思
防患終致此敗初恕從趙郡還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
守徵值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
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

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
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又著興性論
一篇蓋興於為已也四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
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
為豐樂亭侯邑百戶恕奏議論駁皆可觀掇其切於世
大事著二篇預有大功於晉世晉史有傳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名
儒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眾興及泰
漢史皆有傳泰立天下大亂渾將泰小子袁避難淮南

袁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為豫章太守素與
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為掾復遷下蔡
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
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
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
育男女多以鄭為字辟為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
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為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
郡下議者悉以為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
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

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
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
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
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
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諭出者相繼乃使
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
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
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侯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磴
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

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將士就梟其首前後歸
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爲上黨太守大
祖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
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者爲比勤
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衰息及
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
太祖益嘉之復入爲丞相掾文帝即位爲侍御史加駙馬
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濕每患水潦百姓飢
之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

通志卷之四十一
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德號曰鄭陂轉爲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飢寒及卒以子崇爲郎中表晉史有傳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爲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爲緱集都尉黃初末爲長安令清約有六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巳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卹貧羸其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質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

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其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爲立祠遙共祠之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乂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摘姦發伏咸爲良二千石瓘燠事行無

所見顏斐字文林有才學太祖爲丞相召爲太子洗馬黃初初轉爲黃門侍郎後爲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十石取解目前亦不爲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爲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閑鋤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爲冬寒冰炙筆

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北與馮翊扶
風接界二郡道路旣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饑凍而京
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爲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已仰奉
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懿在長安
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民斐以白懿懿乃發怒
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
爲斐宜謝乃私推築斐斐不肯謝良父乃曰斐意觀明
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
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爲不得明公意

也懿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
歲遷爲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步步稽留
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嶠而疾困斐心素戀京兆其家
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曰我
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
京兆聞之皆爲流涕爲立碑于今稱之不忘令狐邵字
孔叔父仕漢爲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冀州邵去本
郡家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祖破鄴遂圍
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閱見之疑其

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署軍謀掾仍歷宰
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爲弘農太守所在清如冰雪妻子
希到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是
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
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
業轉興至黃初初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二歲病
卒始邵族子愚爲白衣時常有高志衆人謂愚必榮令
狐氏而邵獨以爲愚性倜儻不脩德而願大必滅我宗
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爲虎賁中郎將而愚仕進已

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微激之曰
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荅
也退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
敗滅但不知我父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沒之後
十餘年間愚爲兗州刺史果與王淩謀逆家屬誅滅事
在淩傳邵子華時爲弘農郡丞以踈屬得不坐孔又字
元儁孔子之後又爲散騎常侍事三少帝嘗上䟽規諫
官至大鴻臚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

少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絕人召為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而還值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為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遼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豨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人謂豨曰

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為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悅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袁尚於鄴尚堅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於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恒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遼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

遼引共載以遼爲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
還屯臨潁封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
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遼突擊大
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
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
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
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
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
霸等討成遼督張卬朱蓋等討蘭成僞降禁禁還成遂

將其衆就蘭轉入瀟山瀟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
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
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至
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虜其衆太祖論功增遼邑假
節太祖旣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
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
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
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
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

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
機在此一戰諸軍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
從之士得八百人推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
持戟先登陷陣斬二將殺數十人大呼自名衝壘入至
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
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
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
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
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脩守備衆

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
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建
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
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
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
關羽仁圍解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勞
之還屯陳郡文帝即王位轉前將軍分封兄況及一子
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
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勅遼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

通志卷之三
四四
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文帝踐阼進封晉陽侯
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
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
亦古之邵虎也為起第舍又特為遼母作殿以遼所從
破吳軍應募步卒皆為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
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
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
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
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勅諸將張遼雖病不可

當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遂篤薨於
江都帝為流涕謚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
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
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
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為偏將軍薨
子統嗣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
為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為軍假司馬陷
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

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又從征張繡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都鄴都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功各宜顯寵於是禁爲虎威進折衝遼盪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大

祖自征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淳于遣進與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荆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荆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太皆大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謚曰威侯子緄嗣緄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葛誕反掩襲殺緄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謚曰愍侯子肇嗣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衆禁
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將軍
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
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從討呂布於
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
壽張定陶離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黃巾劉辟
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擊破之斬
辟邵等盡降其衆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
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

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勸所將數百人且戰
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
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剝裸走禁問其故曰爲
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
爲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
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旣至先立
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
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
公聰明譖訴何緣而入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

狀太祖悅謂禁曰清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
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
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
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眭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袁
紹紹兵盛禁願為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
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
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
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
交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

等二十餘人太祖復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
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渡太祖與紹連營起
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
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
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為豨已
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
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
自臨與豨決墮涕而斬之是時太祖軍淳于聞而歎曰
豨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東海平拜禁虎

威將軍後與臧霸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
舉衆三千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蘭遼等與蘭相持
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遼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并
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爲名將
太祖每征伐咸遽行爲軍鋒還爲後拒而禁持軍嚴整
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
得士衆心太祖嘗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
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敢
動乃以靈爲禁部下督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

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子爲列侯建安二十四年
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
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
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惠不
屈節而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
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惠邪會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
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
容憔悴泣涕頓首帝慰喻之制曰昔荀林父敗績于邲
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故晉獲狄土秦霸

四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况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
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拜禁爲安遠將軍欲遣使
吳令先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
息憤怒禁降伏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子圭嗣封益壽
亭侯謚禁曰厲侯

張郃字儁乂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爲軍司馬
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爲校尉使與諸將拒
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
於官渡紹遣將淳于瓊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

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
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
必還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
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
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
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太祖得郃
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
信歸漢郭拜偏將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鄴拔之又
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從討柳城與

張遼俱爲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
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
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郿賊梁興及武都氐又破馬
超平朱建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氐王寶
茂太祖從散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
路至陽平魯降太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
備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
宕渠爲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
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爲十部夜急攻郃郃

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
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
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爲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
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
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案陣諸將
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郃節太祖
遂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戰太祖乃引出漢中諸
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郃爲左將軍進爵都鄉
侯及踐阼進封鄭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

羌召郤與真並朝許宮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郤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塢明帝即位遣南屯荊州與司馬懿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郤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郤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郤皆破平之制益封千戶并前四千三百戶司馬懿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以伐吳詔郤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郤到京都

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郤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虎賁使衛郤帝因問郤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郤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郤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郤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郤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郤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脩詔曰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内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博士諸葛亮復出祁山詔

郃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
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謚曰壯侯子雄嗣郃前後征伐
有功明帝分郃戶封郃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爲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
賊有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令與
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
及到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鬪晃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
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歸太祖太祖授晃兵使擊
卷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別降布將趙庶李

鄒等與史渙斬睦固於河內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
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臧彊賊祝
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
侯太祖既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僞以城降而拒守
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爲陳成敗範悔晃輒降
之旣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皆傾耳以
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
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
伏兵掩擊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

征蹋頓拜橫野將軍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
城賊又與蒲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
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商曜韓遂馬
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人
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
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
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
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
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

平踰糜汧諸氐與太祖會安定太祖還鄴使晃與夏侯
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張魯別遣
晃討攻犢仇夷諸山氐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
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
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
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
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絕外內
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
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

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
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還
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
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
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
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
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
千出戰晃擊之羽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
馮水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

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勲窮
蹶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衆數
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討莫能禽克太祖問羣
下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攻之實難又無
之不足爲損有之不足爲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
遂相依爲疆耳非有爵命威信相服也往者偏將資輕
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服先誅
夫畏死趨賞愚智所同故廣武君爲韓信畫策謂其威
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豈况明公之德東征西

然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
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
策如曄所度太祖還辟曄為司空倉曹掾太祖征張魯
轉曄為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
妖妄之國耳何能為有無吾軍食少不如速還便自引
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克加糧道不繼
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
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
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

將名亞晃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

大北
列傳第二十八下

通志百十五下

